

革命斗争故事

顺义县档案局史志办编

前 言

反映我县革命前辈对敌斗争精神风貌的《革命斗争故事》集,经过半年多的努力,今天和大家见面了。读者可以从中窥见当年革命斗争的艰难,今天美好的社会主义来之不易。然而,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,不但需要继承战争年代的革命优良传统,而且需要发扬革命前辈的艰苦奋斗作风。革命的后代子孙,顺义县的人民,要把这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传下去。坚持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,艰苦创业,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做出更大贡献。

这本革命斗争故事是忠于历史的。在人物、时间、地点、事件、情节上力求真实,并经过了核实。只是在细节上、语言运用上作了适度的艺术处理,增加可读性,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。当然,这本故事集,只是从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中掠取的一部分镜头,不可能充分反映当年惊心动魄的战争全貌。尽管如此,在各级党政的帮助和革命前辈的热情支持下,我们深入采访,编出这本故事集,以慰革命前辈,以饗读者。

由于编写者的水平有限,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

题，诚恳希望予以指正。我们还拟继续编写革命斗争故事二集、三集，请革命前辈以及党史工作热爱者给予帮助，并多多赐稿，使我县党史工作更上一层楼。

言 前

编 者

1987.12

革命斗争故事二集、三集，请革命前辈以及党史工作热爱者给予帮助，并多多赐稿，使我县党史工作更上一层楼。

革命斗争故事二集、三集，请革命前辈以及党史工作热爱者给予帮助，并多多赐稿，使我县党史工作更上一层楼。

(79) 小.....“入谷赌”个三

(101) 燕翅虫.....彭三截香蒜

(801) 正题改.....录重录

“曾大胆”的故事

目 录

“曾大胆”的故事.....刘殿玉 (1)

鱼水情.....赵红卫 (15)

“老统一”瓜地除奸.....路俊杰 (18)

李中飞收匪记.....单宗福 (25)

火烧东府炮楼.....陈海涛 (38)

望京战斗.....周福生 (41)

马秋林单身入敌穴.....孟 熙 (44)

国鼎忠阻击讨伐队.....李季康 (48)

王亚东故事二则.....小 丹 (52)

坚贞不屈的安淑兰.....石占勤 (60)

重逢泪.....杜 湘 (64)

梅沟营脱险.....金克亮 (68)

气壮山河.....路俊杰 (72)

两口子夺敌枪.....小 丹 (76)

马文藻深入敌阵.....陈万顺 (79)

诱敌“赴宴”.....流 感 (90)

三个“割谷人”.....	小舟 (97)
装备第三连.....	史晓燕 (101)
砸道坛.....	刘殿玉 (106)

目 录

(1)	王 强	“大雷”站事.....
(12)	王 强	水雷.....
(18)	杰 强	“一”站事.....
(22)	薛宗单	中率.....
(28)	薛宗单	大雷.....
(41)	王 强	
(44)	黑 孟	吕林单良人.....
(48)	李 李	国忠.....
(52)	小 小	王亚.....
(60)	古 古	兰.....
(64)	王 王	雷.....
(68)	金 金	雷.....
(72)	杰 强	山.....
(76)	小 小	西口.....

封面设计: 刘殿玉

插图: 刘占永

“曾大胆”的故事

刘殿玉

顺义县潮白河东流传着“曾大胆”的故事，老人们一谈起他，都翘起大拇指：“你说曾万山呀，他从一九四二年参加八路军，干的那些事，谁听了谁都替他担心，你真得佩服人家！”接着就会给你说出他的一串故事。

夜闯“巡官府”

那是一九四三年秋的一天傍晚，曾万山在北平东城北小街金家小店，把买好的电话线、磁珠、电池等通讯器材装好车，用大粪伪装好，准备连夜赶出城，运往顺义县河东地区抗日根据地。检查认为万无一失后，刚要回屋，忽听有人说，听巡警通知，今晚戒严，现在全市十几座城门关闭，禁止出入。日本鬼子要大搜查。曾万山一听，心想糟糕。今黑夜出不了城，被鬼子搜查出这些东西来，个人搭进去一条命倒是无所谓，可敌人实行“三光”政策、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后，根据地急着等用这些东西呢。他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晚饭也吃得无滋无味。出来进去琢磨，怎么办？不能等着被日本鬼子抓去搜去。一直寻思到晚上十来点钟，忽然计上心头，

冒险也得干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干！

他穿好长袍，戴上毡帽，出了小店。街上冷飕飕，静悄悄。他雇了一辆三轮车，顺路买了些礼物，直奔北小街五十二号。他稳定了一下情绪，轻轻敲了两下门。门吱地一声，闪开一条缝儿，一个三十上下岁的摩登女人站在门里，嗲声嗲气地问：“您找谁？怎么不认识？”

“找马巡官，我是他的朋友，来看看他。”一边说，一边往那女人手里递东西，“劳驾，你也替我拿点吧，我一个人拿不了。”

摩登女人一看这么多礼物，眉开眼笑：“让您太破费了！”说完，帮着拎起礼物，往屋里让他。曾万山也拿着礼物，大模大样往里走。进到屋里一看，灯光下，马巡官正和两个孩子吃夜宵。他把礼物往桌上一放，没容马巡官说话，更没容马太太客套，两只手双双插进口袋坐下，用威严的口气说：

“马巡官，直说吧，我是八路军的军需采购员，东西都装好了车，出不去城了。反正也这样了，等死不如拼个死——”说着说着，马巡官惊慌地站起来，刚要往后退。“啪”地一声，曾万山左手从兜里掏出把手枪，拍在桌上。马巡官被他这举动吓得一愣，没敢动窝，两个孩子躲到床边去了。曾万山接着说：

“咱们都是中国人，不能死在日本人手里。说痛快的，你是不是中国人？”马太太在一旁，看到曾万山右手

还在衣兜里顶着个硬硬的东西——知道还有家伙，怕把事闹绷，闹大了。便忙央求说：“您别急，有事慢慢好商量。”

马巡官也醒悟地说：“对对，有事好商量。”

“那好，你想办法叫开城门，放我的大车出去。”

马巡官吱吱唔唔：“我作不了主，得请示署长去。”

“我不管你请示谁，你给我想办法。”

“我就说有我的亲戚，有急事要出城。”

“随你的便。但是，你要是去告密，这儿有你的太太和两个孩子——你要不讲义气，可也别怪我心狠手硬！”

马太太接过话茬：“您放心，他不会的。”

马巡官也忙说：“你放心，我十一点左右钟准回来。”

曾万山在马巡官家喝茶等着。等听到有人敲门，他警惕地让马太太先问是谁，听清是马巡官的声音，才让她开了门。

曾万山机智地膘着马巡官一同回到金家小店，一同赶着大车，叫开东直门城门，平安地出了城才放马巡官回去。第二天傍黑，曾万山就把通讯器材运到了顺义河东抗日根据地。

巧过敌哨卡

一九四四年炎热的夏天，一大早，一辆拉着灵柩的马车从东四牌楼向朝阳门赶来。马蹄嗒嗒，响鞭声声。赶车的把式二十六七岁，浓眉重眼，身材魁梧，穿着孝袍，戴着孝帽。右手挥着马鞭，左手拿着哭丧棒。一脸悲戚的样子。灵柩前右侧坐着一位身着重孝的壮年妇女，怀里抱着丧罐。似说似唱地闭着眼咧咧地哭着。当马车来到城门口，站岗的鬼子大喝：“什么地干活？”摆出一副凶煞恶神的样子准备搜查。

车把式就是曾万山，上前说：“太君，死了的人，拉回去埋了埋了的。”鬼子看了看他的白袍白帽，又看了看那壮年的妇女，也是白袍子白头箍。旋转身到车尾，想敲敲棺柩，忽然车尾有几个苍蝇乱飞，棺柩底缝往外滴血汤，一阵阵腥臭味直刺他的鼻孔。鬼子立时屈起鼻子，一挥手：“走，快快地！”

车把式扬起鞭子，马车出了朝阳门，顺着京榆公路往东飞驰。

越走天气越热，将近中午的日头，晒得知了都懒得叫了。车把式却趁着炎热劲，一气赶到通州运河的北浮桥。守桥的鬼子在砲楼里懒得出来挨晒，没来得及看清车上拉的什么，一股浓浓的腥臭味就飘了过去。等鬼子探头一看，只见车尾成团的苍蝇乱飞乱舞，连岗楼

也没出，只送出哇啦哇啦的“快快地、快快地”的狼吼声。车把式悠然地甩了两下轻鞭，过了北运河。

三伏天午后的两三点钟，热得上下四方都象在着火，地上都能烙熟饼。车把式曾万山也热得浑身流汗，真想找个大水坑，洗上个澡凉快凉快。尽管口干舌燥头也有点发晕，却丝毫不敢懈怠。因为前边不远处就是潮白河白庙渡口，这是进入冀东抗日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卡口。敌人不仅在这里有重兵把守，对过往行人，不论男女老少，都上上下下，里里外外搜查个遍，载有东西的车辆甭想轻易过去。稍不小心，还会丢了小命。鬼子三天两头杀人，不是闹着玩儿的。曾万山见多识广，知道这里是鬼门关。他显出一副十分痛苦的样子，让牲口放慢了脚步。抱罐的妇女用喑哑的声调拉长声地哭嚎。天气那么热，也实在够他们熬的。

鬼子一见远远的来了辆大马车，如临大敌，四个人一边两个，准备夹道搜查这辆车。渐渐地近了，先是一股腥臭味扑面而来。等大车到了跟前，四个鬼子齐唰唰地后退了几步，直打噎隔，嗓子眼直恶心要吐。一个鬼子军官以为出了什么事，大步流星赶来。刚要训斥那四个鬼子，一股腥臭味把他的眼光引到了车尾灵枢后面，只见苍蝇黑乎乎一片，滚成蛋地乱飞。便把大刀一挥，指着车把式曾万山：“过来，快快地！”曾万山十分



镇静地走过去。“你的什么的干活？良心大大地坏！这臭大大的，不卫生的，会大大的染病，埋了埋了的！”说着，指指河边的荒沙滩。曾万山一见要坏事，这可是关系到冀东根据地发展的大事。便急中生智：“皇军，中国人大大地讲孝道。死个长辈人，要拉回家去埋葬。埋这里，还不如死了我的！”说着，跪下一只腿，仰起脖子就让鬼子军官砍。鬼子似乎也被他的忠孝举动所感染，哈哈大笑起来，翘起姆指：“良民，大大的良民！走了走了地，快地，上船。”

曾万山紧张的心弦松了下来，刚赶着大车要上船。谁知船工嫌味大，拦住牲口不让上。曾万山不着慌地问船工：“你不摆？”“不摆！”“真的不摆？”“不摆！”曾万山立即旋转身，向鬼子军官走去，到了跟前假装委屈地说：“太君，他们不让我上船。我说太君您让过河的，他说那也不行！”鬼子军官走过去：“谁的，不摆的？死了死了地！”说着，还抬手给那个船工一个嘴巴子。船工无奈，只得紧摆紧渡。过了河，曾万山给了加倍的船钱：“没办法，委屈你了，小意思，赔个不是！”

过了潮白河渡口，曾万山挥鞭往东北急驶。到了一个大水坑边，他停住了车。鼻子被熏得失去了知觉，满身的臭汗粘得身上发痒。现在该舒服一下了。他扔掉了哭丧棒，把白袍白帽都摘下来，交给那妇女。那妇女接过来，连同自己的孝袍裹在一起。接过曾万山递

给她的雇用钱，说了声：“来往过这儿，有事找我。”说完奔正东的村子走去。

原来车上棺柩里装的是制造枪支来复线用的手摇机床。由于鬼子严密封锁根据地，枪枝弹药缺乏。费了好一鼻子劲儿才弄到这台机床。可敌人半里一岗，五里一卡，十里一砲楼，运输可是个大问题。曾万山接到领导交给的任务，一拍胸脯子说：“领导放心，咱拿脑袋担保！”“这可不是怕不怕丢脑袋的事，部队需要造枪！”为了这，他苦思苦想了好几天，终于想出了这么个法子：头三天买了几十斤猪肉，把机床用臭了的猪肉伪装成尸体，装进了棺材。雇了一位妇女抱罐。终于巧妙地闯过了敌人哨卡。他先在坑塘里洗了个澡，然后把臭猪肉铲到坑塘里，又用水把棺木、机器冲洗干净。

傍晚，曾万山不仅把机床交给了根据地的兵工厂，还从车轴上卸下一部能组装成一支机枪的零件交给了根据地的领导。领导十分赞扬他机智勇敢的精神。

智擒叛徒

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期。敌人到处挖防共壕，设岗设哨盘查过往行人。稍有可疑就被鬼子杀害。这一天，正是木林集镇。这里是鬼子伪军的据点，街头有鬼子站岗，集上有汉奸警备队巡逻。越是集日，气氛越紧张。

曾万山背着个捎马子，化装成赶集的老百姓，随着人流来到了集上。他压低了草帽，东瞧瞧，西看看，不时在人流中搜寻着什么。看见警备队过来，他就装得象买小猪，大声地问：“喂，你这小猪怎卖？”“十二块五。你瞧这猪的身量多长……”“七块，卖不卖？”“不卖！”他无心买，把价压得很低，买卖作不成，他就又走。他的心思没在买卖上，还时时提防着发生意外。从九点多钟遛跬，眼见要到小晌午了，肚子都有点饿了。神差鬼使地到了饭店门前，他真想进去喝二两，一来解解乏，二来消消气，本来嘛向区长吹了大话，保证五天之内逮住叛徒，今儿都三天了，还没见着人影，逮个蛋！

他越气，越想进饭店。可他知道饭店是汉奸狗子常去的地方，还是别冒险的好。所以只是不由往里望了一眼，想再遛一圈就赶快走。他这一望不要紧，往前走脚步就又缩了回来。左右瞧了瞧，附近的汉奸鬼子都溜到街两头，找凉快地方抽烟去了。迅速整理一下捎马子，把草帽压得很低，右手伸进捎马子。他心想，好小子，今儿个你算跑不了啦。

这小子是谁？他原来是我抗日根据地一区区长的警卫员彭××，人称彭小秃。革命根据地物资困难，广大人民节衣缩食，筹集资金，支援人民子弟。不料彭小秃拐带上缴的军需款十八万元，跑到王泮庄敌人据点，在一个特务手下当了叛徒。区长没法向党向人民交待，

急得头疼。大家也恨，恨得咬牙切齿。曾万山更气愤万分，对区长说：“给我五天时间，我准把他给掏回来，交给人民审判他！”曾万山就这样，追他两天两夜没见影。心想，王泮庄离木林才几里地，这小子有了钱，除了孝敬他主子，掏出点见面礼。剩下点钱，他准得赶集买东西。没想他倒喝上了，美滋滋的。

让你美！曾万山咬紧牙，放轻脚步，绕到彭秃子身后，右手往下一甩，顺势从稍马子里掏出手枪，顶住他的后背、左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极威严地小声说：“彭秃子，你瞧瞧我是谁？”彭秃子回过头，立时惊呆了，直愣愣地望着曾万山。他做梦也不会想到，曾万山会敢来到狼窝里。好一会他才叫一声：“大叔！”曾万山厉声说：“你今天乖乖跟我走，不然，我钉死你这儿！”说着，左手从他腰间抽出一把蛇牌手枪，又摸出四颗香瓜手榴弹，都装进了稍马子。接着又让他解下腰带，用胳膊肘夹着裤腰，并着膀从饭店走出来。这一系列的行动，前后不过一两分钟的事，干净利落，连饭馆跑堂的以及顾客还没发现，这两个人早已没影，混入了集市的人流中。

曾万山押着叛徒，绕大街、走小巷，躲过敌人的炮楼，贴村边往北奔西，直向孝德村。到了孝德村南，叛徒彭小秃突然撒腿提着裤腰，拼命往南跑，想从木林再跑回敌人那里。曾万山朝天开了一枪，大步追去，象老

鹰捉小鸡一样，一把抓住了他。押着送到区里，转送县政府。使叛徒得到了应有的惩处。

诱匪上钩

一九四六年初秋，到处响着国民党军疯狂向解放区进攻的炮声，占领了不少大城市和铁路沿线的县城，形势十分紧张。地方土匪趁机兴风作浪，绑票、路劫，无所不为。社会上乱糟糟，人心不安，轻易不敢出远门。

这天一大早，曾万山却穿着竹士林长袍，戴顶浅色礼貌，一付玛瑙淡茶色眼镜，十分气派，一表资本家的打扮，非常惹眼。坐在一辆三轮车上，慢慢行进在顺义到北平东直门的公路上。那时几乎没有汽车。一路上都是挑担的、推车的。曾万山的三轮车后半里来远，还有两个戴着破草帽，轰赶着几只猪的行人。甬问，也许是到城里去卖猪的。

曾万山半仰在三轮车上，半眯半睁着眼，似睡未睡。其实，你让他睡也睡不着。你想，我冀东革命根据地的部队，为了对付国民党的进攻，急需通讯联络的大方电池。部队没有通讯联络，就象聋子、瞎子。怎么不急？派了两个同志带二十四万元现款去北平采购，没想到在东直门外一带被土匪劫道劫去了。冀东军区首长命令曾万山带上被劫的两位同志，限期把被劫的现

款和土匪追剿回来。

曾万山虽然刚三十岁出头，血气方刚，可凭着他和日本鬼子和汉奸斗争了五个年头的经验，靠追剿土匪，如同大海里捞针，是不可能的。当时敌占区又没户口，又没公安局，查也查不到。不过曾万山胆大心细，你看他坐在车上，眼珠子在半眯缝的眼皮下来回滚动着，两只耳朵也警醒地搜索着那怕是细微的可疑声响。他多年的经验告诉他，土匪的本性难移，吃惯了的嘴，跑惯了的腿，没有满足的时候。他们准还得来。今天，他打扮成资本家，就是为了诱敌上钩。

过了孙河，快到五里庙附近，太阳快露脸了。这地方是土匪出没的地方，行人到这里都提心吊胆，从脊梁骨冒冷气。曾万山却小声告诉三轮车夫放慢脚步，他仍然半眯缝着眼，悠然地随着车轮的晃动而晃动着，正好也观察着两侧的动静。忽然，他瞄见一片玉米地头有个戴草帽割草的人，探头探脑地东瞧西望。他仍然悠闲地晃动着。割草人象是发现了什么猎物，又象是逗蝓蝓似地，打起了口哨声，一般人听来蛮好听呢！“信号”，曾万山心里想。果然又见玉米秸稍出现了一串串的晃动，又好象听到玉米叶子唰唰的响声。他的眼尖，耳朵也尖。心里也在想，要动真格的了。他却仍然未动，还是仰躺在那里，只是动作极快地把双臂抱在胸前，象睡得香甜极了。